

叶兆言长篇小說系列

别人的爱情

叶兆言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葉兆言

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

别人的爱情

叶兆言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人的爱情/叶兆言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
(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3469-4

I. ①别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3631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杜 晗
装帧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20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875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469-4
定 价 3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	/ 1
第二章	/ 37
第三章	/ 74
第四章	/ 108
第五章	/ 146
第六章	/ 185
第七章	/ 229
第八章	/ 271
后记	/ 313

第一章

1

过路在一次电视剧选题会上，认识了女导演钟秋。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，是天生的女强人，很果断，说话头头是道，脑子里全是思想。作为大学里的一名年轻教授，过路在选题会上的发言，显得书呆子气十足，尽管主持人隆重推出，在介绍他的身份时，把他说是戏剧方面的专家，是学科的带头人和博士生导师，然而他发言的时候，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听他说话。过路的发言，主要谈当前电视连续剧中的思想问题，这是在学校里给研究生上课内容的一部分，同样的话题，已经说过许多遍，因此自信可以说得很好，说得滴水不漏。大家冷淡的反应，让他感到有些尴尬，过路仿佛置身在一个全是陌生人的车厢里，火车正高速地往前开着，车窗外风景不断地在变，他说的话和大家全不搭界，他说他的，别人干别人的，他想停下来，话题已经展开，又有些舍不得。好在这样的场面并非第一次遇到，他毕竟在课堂上训练有素，就算是别人不听，各自都在做小动作，他照样能照本宣科地说下去。

坐在过路身边的钟秋突然抽烟，吓了过路一跳。女导演的圈子里，抽烟算不上什么稀罕事，关键是钟秋选择的时机。过路正说到一句自以为很得意的警句，钟秋动作夸张地划着了火柴。宾馆里特制的长柄火柴，有一种特殊的表演效果，燃着时声音很响，嚓的一声，爆发一个很亮的火团。钟秋的举动立刻引起连锁反应，所有抽烟的人，不由自主地开始响应，四下里全是抽烟和准备抽烟的人，火柴和打火机频频发出声响。有人递了一支烟给过路，过路摇摇手，示意自己不会抽烟。会场上顿时烟雾袅袅，过路的思路完全被打断了，在后来的几分钟里，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他开始有些把握不住自己，越说越乱，人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反而对他的话题有了兴趣，一个个瞪大眼睛看他，欣赏着他的难堪，似明白非明白地点着头。

在吃饭桌上，酒气冲天的钟秋过来给他敬酒，她让他把新出的专著贡献一本出来，以便她能有机会很好地拜读一下。过路吃不准这是否是真话，但是他很认真地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了本自己新出版的《古典戏剧的精神》，在封面上写上“请钟秋女士过目”字样，然后留下自己潇洒的签名，写上日期，盖上图章，去邮局寄了。这本书是他所在的大学出版社出版的，印数少得让人惭愧，一共只印了一千本，其中还有三百本，要让过路自己包销。三百本样书占了很大的角落，过路没有能耐销售自己的书，只要是能沾得上边的人，就送书给人家，现在，既然钟秋开口，过路欣然从命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家都是搞戏剧的同行，过路是理论研究，钟秋是一位已经颇有名气的女导演，他的理论研究，说不定就对她有所帮助。

一个星期过后，有一个叫老王的男人打电话给过路，说钟秋对过路的专著有些兴趣，想找机会和他好好地聚一聚。所谓聚一聚，也就是找机会再吃一顿饭。言谈之中，老王流露出钟秋想买这本书版权的愿望。过路有些吃惊，老王说：“钟秋这人，就是有些神经质，你说的一点也不错，要想拍电视剧，买一本空谈理论的书，有什么用？”

过路对着电话点了点头，顺着老王的话，继续谦虚，说：“现在买版权，一般都是买故事，我的书中间，又没什么故事。”

老王说：“过教授真是明白人，你的书我看了，确实很深刻，老实说，我们搞电视的看了，很佩服，不过，不过，过教授，有话我直说，可不要生气，你的书其实和拍电视剧，没什么关系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过路发现老王很会说话，电话前后谈了差不多有二十分钟，老王总是不断地生出新的话题来。有那么一会儿，过路整个就被老王绕糊涂了，不知道他打这么个电话给自己，究竟是什么目的。说到临了，老王向过路暗示，钟秋想多听听他的意见，因为看了他的书之后，很有些启发，又知道他忙，怕谈话会耽误他的宝贵时间，现在时间就是金钱，因此，想通过买版权的方式，和过路进行合作，至于怎么合作，先签个合同再说。总之一句话，要尊重他的劳动成果，不能白白耽误过路的时间。如果他没什么问题，明天上午，见一个面，进一步细谈，他可以先考虑一个出让版权的价格。

过路激动了一夜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天亮时，跑到厕所里，兴冲冲地给一位熟悉的小说家挂电话，向她咨询出让版权的事宜。女作家有睡懒觉的习惯，很愤怒自己在这个时候被人吵醒，弄明白了

怎么回事以后，悻悻地说：“你这人有多讨厌，非要在这个时间，打电话给我，你说你缺德不缺德！”过路连连道歉，说自己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，病急乱投医，找不到别人求教，只好麻烦她了。女作家说：“这种事太简单了，我告诉你，搞电影电视的，全不是东西，你尽管亮出刀子来，恶狠狠地宰他们一刀，要让他们疼，疼得对你咬牙切齿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维持住自己的尊严，要不然，你丢尽了人，结果还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。”

电话刚挂上，老王又打电话进来，说你一大早，给谁挂电话，我拨半天都拨不通。

过路支支吾吾，老王说，他知道有个地方的早茶不错，由他做东，在那里见面如何。过路没有思想准备，没想到原定上午十点的见面会提前，匆匆准备了一下，赶紧骑自行车过去赴约。到了吃早茶的地方，等了好半天，也不见老王过来。左等右等，依然不见老王露面，过路有些心急，只怕是错过了，因为只是在电话里交流，大家都没见过面。过路只是凭想象，猜测老王应该有的模样，老王迟迟不来，过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躁不安，盯着每一位可疑的人看，看谁都像，结果谁都不是老王。

直到快十点钟，老王才从出租车里神采奕奕地钻出来。过路在预定地点，活生生已等了一个多小时。老王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因为送给钟秋的书扉页上，印有他的照片。两人站在大街上敷衍，过路饿得够呛，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，老王一连串地说着对不起，说有人临时呼他，他用手机和过路联系，已经联系不上。进了餐厅，坐下来以后，老王不停地用手机和别人说话，说的全是一些根本不重要的事情，一边聊，一边让过路随便要菜。过路很少有机会享受粤

式早茶，他跟着老王学，老王从推车里拿什么，他也拿什么。老王最后有些急了，把手机从嘴边移开，说：“我们拿些不一样的，行不行？”

过路饿狠了，加上有些生气，于是就猛吃。老王也不弱，已经五十多岁的人，头发是染的，上半截黑，下半截新长出来，黑白分明，一口气，连吃了两盘猪脚爪，两碗皮蛋粥，四个小肉包子，两碟熏鱼，还喝了一瓶贝克啤酒。吃得差不多了，开始很认真地和过路谈判。他告诉过路，说自己已经给钟秋当了许多年的制片主任，说一句不太客气的话，钟秋这人搞电影电视有一套，但是还真缺不了他这么个制片主任，为什么呢，因为钟秋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，从小大手大脚惯了，花钱根本就不懂得节制，有钱就乱花，没钱也乱花，要不是他为钟秋当家，钟秋有多少家当，也都会给她败光。就譬如说这本《古典戏剧的精神》版权，按照他老王的意思，就不应该购买什么版权，老实说，搞电视筹集资金也不容易，要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口上。正像过路自己说的那样，这本学术著作，又没有什么故事，并不值得花钱买版权。谁都知道，电视剧的灵魂是故事，大家通常说的买版权，说白了，也就是买故事。

类似的话，过路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，已经听老王说了无数遍。这些话像冷水一样，不停地往过路心里泼，结果使得他的热情和信心，都大大地打了折扣。他本来准备一跺脚，像女作家提示的那样，狠狠心要个高价，然而当老王实质性地谈到版权价格的时候，过路已经没有任何勇气，他甚至都不敢正眼观察老王的神态。过路想到自己出书的难处，想到三百本样书堆在角落里，老婆看着嫌别扭的异样表情，想到出版社的一位副社长的冷脸，说你们当教授的

一本接一本地在这出书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赔，说起来都是研究成果，可是你们的这些成果，却害得别人要没饭吃，都是大教授，又得罪不起，有能耐，为什么不到别的出版社去出。

老王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你报个价，然后我再说个价。实话实说，我这人，也不会谈生意，反正大家不是外人，你先说。”

2

钟秋在过路签了合同之后，才和他在电话里简短地谈过一次。她在电话里显得很客气，说翻了翻他的著作，有茅塞顿开的感觉。接着，她向他询问，问他对接下来的合作，有什么感想，有什么进一步的意见。过路有些结巴，说自己对于这次意外的合作，感到很愉快。他没想到钟秋话锋一转，笑着问是怎么样的愉快。过路一时无话可说，钟秋不依不饶地追问，是不是因为别人花了一万块钱，买断了他的思想。钟秋知道现在的大学教授，都很穷，一下子能拿到这么一笔钱，肯定会高兴。

在水边山庄再次见面的时候，钟秋又一次向过路提到了购买版权的事情。她眉飞色舞，说听老王讲，过路对一万元成交感到很满意。过路被她说得有些尴尬，钟秋似乎存心要让他难堪，继续说老王这人谈合同，绝对是个高手，和演员谈价钱，无论是多难缠的演员，最后都能让他摆平，谁也别想在砍价上占老王的上风。钟秋属于那种根本就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的女人，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身上总是忍不住就流露出成功者的踌躇满志，而且绝对好斗，一逮着机会就刺人家一下。在切入正题之前，

她说话的头绪很乱，大大咧咧，盛气凌人。钟秋刚刚完成的一部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，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以后，反应非常好，据老王透露，这部连续剧最后得全国奖，已经是肯定的，因此现在的新闻界，特别关心钟秋的下一部电视剧。

这次见面本身就有些滑稽。首先，过路竟然是作为特邀的客人，去参加钟秋父亲的结婚仪式。见面的借口，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，过路对钟秋的父亲毫无了解，从接受邀请开始，过路心里就一直在琢磨，他不明白钟秋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这步棋的意义究竟何在。老人再婚已经不稀奇，问题是钟秋父亲再婚，和过路没有任何关系。既然没关系，有什么必要喊他去参加。钟秋曾向他暗示，她即将投拍的下一部电视剧，很可能将从自己父亲的再婚开始，因此，她希望过路在参加这次婚礼的时候，很好地细心观察。“我父亲已经七十岁了，可是他的心，一点也不老，”在谈到自己的父亲时，钟秋总是不无讽刺，“这场婚礼会是一出很好的闹剧，你知道，像这样的婚礼场面，如果在电视上表现，一定会有很好的喜剧效果。”

钟秋坦然承认，作为一个电视人，为了艺术，她将不在乎这么做，是否会伤害父亲的感情。她接着又补充说，也许稍稍地伤害一下，正好是她的本意。事实上，这次婚礼，是她即将投入拍摄的电视剧的预演，是她精心策划，或者说一手导演的滑稽戏。钟秋的父亲钟天对于再婚的隆重仪式，感到有些恐惧，他不明白钟秋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搞。在一开始，钟天所担心的，只是自己的结婚选择，会得到儿女们的一致反对。当他以商量的口气，和几个孩子挑明自己准备再婚的对象时，他的心中充满内疚。他知道儿女们不会真心赞成他的婚事，尤其不会赞成他和包巧玲的这种组合。他们

可以举出一千条理由来反对这桩婚事，事到如今，他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。他等着心直口快的女儿用尖刻的声音指责自己，然而两个女儿的反应，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大女儿钟春公开表示不干涉，别说是和他的老姘头重修旧好，就算是去马路上找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，也不关她什么事。小女儿钟秋半天没有吭声，她板着脸，像看陌生人似的，盯着父亲目不转睛。

钟天让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以商量的口吻说：“我只想简单一些，反正也是七十岁的人了，你包阿姨的意思——”

钟秋打断了父亲的话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干吗简单，这事都交给我来办好了，保证让你老人家满意，我们为什么不热热闹闹地庆祝一下呢。”

只要一提到包阿姨三个字，钟秋就忍不住火冒三丈。一种恶作剧的念头油然而生，钟秋几乎立刻就想到了应该怎么办。没人知道这次婚礼究竟会怎么进行。除了钟秋，大家都被蒙在了鼓里，就算是钟秋，脑子里也只有一个大致的打算。有关具体的操作事项，钟秋根本就懒得去多想，这种事根本不值得她多动脑筋。她现在已经是个名人，客大可以欺店，她选择了水边山庄这个落成不久的度假村，因为度假村的老总马德丽，是钟秋姐姐钟春的老同学，是钟春最好的姐们之一，对于投资拍电视剧，一直抱有天真的热情，几次流露出想和钟秋合作的意愿。钟天离休前，是省城的计委副主任，离休后，仍然兼任梅城开发区的顾问，在这一带人头关系很熟悉。度假村闲着也闲着，现在不是旅游旺季，加上水边山庄的名气还没有做出去，作为总经理的马德丽很愿意破一次费，以最优惠的价格，为钟天的黄昏恋情，提供一次服务的机会。在具体的操办婚事上，

马德丽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很主动。

过路和钟秋在婚礼正式进行的前一天，住进了水边山庄。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，第二天才能来，偌大的一座山庄，现在只有他们住的这栋房子有人，而且也只安排他们两位客人。这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，地点虽然有些偏僻，然而正是因为偏僻，才显得格调高雅。整个山庄由一栋栋典雅朴素的小楼组成，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水库边的小山坡上，推开窗户，外面是浩瀚的水面。远远地，能看见当地渔民打鱼的船，而近处码头上，歇着各式各样的游艇，从大到小，应有尽有。时间是午后，户外阳光灿烂，叽叽喳喳地有鸟叫的声音，一个女服务员在草地上晒衣服，她转过头来，看见小楼中的过路和钟秋正盯着她看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停下手头的动作，也目不转睛地对他们看。这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她看人时专注的样子，十分耐人寻味。

钟秋把沙发掉了个向，让它面对窗口，这样，她和过路便可以一边说话，一边欣赏外面的风景。茶已经泡好了，钟秋点了一支香烟，把话题引入自己下一部打算要拍的电视剧。她告诉过路，就像他的专著所提示的那样，她打算拍出一部能反映中国古典戏剧精神的电视连续剧。过路注意到，钟秋在谈话时，常常喜欢像教师给学生上课一样，动不动就把深刻的思想挂在嘴边。关于这部电视剧，她已经想了很长时间，而且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人物形象，但是现在仍然有两个最折磨她的问题。这就是如何让自己的电视剧，既具有最深刻的思想，同时又有更好看的情节。当前的电视剧缺乏思想性，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，钟秋觉得自己的电视剧，要想更上一级台阶，必须在思想上有所突破。她又一次向过路解释，自

己为什么要花钱购买过路的思想。

“你的一些想法很好，但是如何用电视的手段表现出来，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复杂。”钟秋指着外面的服务员，让过路猜一猜，像她这样的女孩子，一看就知道是打工妹，会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剧。过路摇了摇头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他跟不上钟秋有些跳跃的思路，不想冒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。钟秋显然是个自说自话的女导演，对于这样的女导演，没有弄明白她的真实想法以前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暂时别开口。在一开始，过路很不习惯钟秋的肆无忌惮，她动不动把花一万元购买了他思想的话挂在嘴边，对于她来说，也许只是为了表示她的财大气粗，然而过路不得不认为这是一种人格污辱，思想是不可以做买卖的，渐渐地，他很快也习惯这种说法，因为事实上，他的确是因为所谓的思想，才拿了一万块钱。如果说这真是污辱，那么对于大家来说，这种污辱起码也是双重的，就像妓女和嫖客的关系一样，交易的双方都不是东西。

钟秋像导演跟演员说戏一样，拿窗外的服务员作为例子，对过路做着种种假设。她假设服务员是一个来自深山的女孩子，没有任何社会经验，对城市充满憧憬。有一天，她终于爱上了一个男孩子，这个男孩子是度假村的厨师，或者是司机，他们相爱了，有了性的关系，然后这个男孩又有了别的什么理由，抛弃了她，于是这个女孩只好把悲伤压抑在心头。女孩子的心情是高傲的，她不愿意让同伴知道她的处境，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，眼睛看着屏幕，心里却不知在想着什么。几乎每个到城里来的女孩，都会遭受这样那样的不幸。到了晚上，她们坐在电视机前，心不在焉，各人想着不同的心思。屏幕上的电视剧和她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，她们在看电视，同

时又在鄙视电视。电视成了她们的精神鸦片，因为这玩意不能给她们任何好处，又让她们离不开。既然没有更好的电视能打动她们，于是她们最终就成了三流电视剧的俘虏。电视给了她们虚假的安慰，她们的心灵很快就被蹩脚的香港连续剧扭曲了。

钟秋告诉过路，她要拍一部让所有的女孩子看了都感动的电视剧。“这是一部为女孩子们拍的电视片，要让女孩子们爱看，看了，要流眼泪，还要能引起思考。”电视剧不能让人思考，差不多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。在过去的许多年里，钟秋一直想拍一部现代版的古典戏剧片，她想从古典戏剧中，找一个能和现代生活沾得上边的故事，来思索许多当代的社会问题。在翻阅《古典戏剧的精神》这本书时，钟秋屡屡被过路的观点打动，尤其是他为《王魁负敖桂英》所做的分析，对钟秋大有启发。她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虽然她早就知道这个故事，但是她终于敏感地意识到，正如过路所分析的那样，在这个老得掉牙的陈旧故事里，确实隐藏着一个全新的现代意义。

整个下午，差不多一直是钟秋一个人在说话，过路写了许多关于影视方面的文章，在学校里上课，也常常开这方面的专题，然而真正和影视界人士打交道的机会，并不多。过路没想到她竟然如此健谈，钟秋对他说的很多话题都是陌生的，她喋喋不休地说着，并不在乎过路心里怎么想。“你能不能为我写一个适合于拍摄的电视剧本呢？”太阳快落山之际，钟秋突然这么问过路。她不过是随便问问，过路却当了真，他怔了一下，不甘示弱地接受了这个挑战。他十分平静地告诉钟秋，如果真让他写，他可以试一试。他知道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知道电视剧本和理论文章是两回事，不过，这

两者之间，未必就有什么鸿沟。窗外水库静悄悄的，夕阳西下，整个水面都被染了颜色。如此良辰美景，一个人很容易地就会获得信心。过路相信自己可以一搏，既然现在没什么好电视剧，他冒冒失失地杀向影视界，说不定就能创造出一些奇迹来。可惜他的良好感觉，很快就被钟秋泼了冷水，她不动声色地突然问道：“你从来没有写过电视剧，是不是？”

过路点点头，说自己的确没有尝试过写电视剧，可是正是因为没有，也许这恰恰是最好的本钱。俗话说，一张白纸，能画最美好的图画，说不定他真的能够出奇制胜。他发现自己终于捞到了说话的机会，然而他的话题还未展开，钟秋的情绪陡然有些冷落，她很遗憾地摇了摇头，说他也没必要再去蹉影视这潭浑水，影视圈里黑暗得很，麻烦太多，她可真不想把他也拉进来。过路还是给她老实地搞搞策划，出点主意算了，具体的剧本，还是由别人写更好。她又一次把话题转开了，这一次，她说的是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情。她说她刚八岁的时候，就开始对男孩子有兴趣。

3

水边山庄的人突然多了起来，都是赶来参加钟天和包巧玲的婚礼。由于是老人再婚，大家都有子女，甚至有了第三代，这场面显得很滑稽。作为当事人的钟天，知道儿女绝不会真心赞成自己的婚事，因此仪式搞得越隆重，越有些忐忑不安。他有一种要出什么的预感。钟天是一个儿女心肠极重的老人，非常在乎儿女的态度。知子莫若父，他知道对于自己的子女来说，选择谁做后母都可以，

唯独不能选择的一个女人，就是包巧玲。钟天和包巧玲被安排住进了山庄最豪华的套房，然而住进去以后，便没人再愿意理睬他们。大家显然是故意地冷落他们，楼道上不时地有人走来走去，可是偏偏没有人进门问候一声。服务员不知道去哪了，厕所的马桶有些漏水，热水瓶里的水也不开，没办法泡茶。包巧玲从一开始，就受到来自钟天两个女儿的白眼，她们看上去不像来参加婚礼，更像准备前来讨伐她们的父亲。大家就住在周围，但是，谁都懒得主动来看望两位老人，就算是在楼道上见着了，也装着不认识，甚至钟天的孙子钟小雷，见到爷爷也有意不理他。包巧玲也意识到了气氛的不寻常，她知道这时候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委屈自己，于是小心翼翼地拉着钟天，主动去拜访他的儿女们。

“小雷，你见了我，为什么不叫爷爷，”钟天到了隔壁的儿媳房间，笑嘻嘻地拍了拍钟小雷的脑袋。虎头虎脑的钟小雷把头一扭，很不情愿地喊了一声爷爷。儿媳徐芳本来是坐在床上看电视，见了钟天，站起来，声音很低地喊了一声，然后转向包巧玲，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，很不自然地笑了笑，算是应酬过了。包巧玲拼命夸钟小雷长得结实，说他长得像他父亲小时候一样漂亮。钟天问起儿子钟夏怎么还不见踪影，徐芳说他可能有什么事，要迟些才能来。钟天怔了一下，无话可说，搭讪着又去别的房间。

钟天已经习惯了子女们的冷淡。但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，他希望大家再不要让他和包巧玲难堪。晚年的钟天一直是一个人的生活，孩子们都大了，各人有各人的天地。自从他的妻子冷悠湄死了以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钟天的生活十分检点，他希望能用实际行动，改善和子女们之间不和谐的关系。多少年来，他努力改变自己